

# 郭衣洞小说全集

第5集

## 怒航

星光出版社

## 關於「郭衣洞小說全集」

郭衣洞

——原載一九七七年七月一日台北「愛書人」旬刊

大人們常訓勉孩子們要早早的立志，要早早的確定自己要走的道路。我覺得這些話是對的，但不一定全對。一個人在孩子期間，有太多的幻想，隨着年齡的增長，幻想也不斷發生變化。我讀小學時，曾立志當一個教師，威風凜凜的站在講臺上，向學生們訓話。讀初中時，曾立志當一個大俠客，扶弱抑強，仗義天下。讀高中時，曾立志當一個籃球健將，在球場上龍騰虎躍，受女生們羨慕的注目。抗戰初期，我立志當一名空軍，飛翔天際，單槍獨馬的把日本飛機，一一擊落。抗戰結束時，我立志經商，奠定經濟基礎後，創辦一個一貫作業的學校——從幼稚園到研究院，完全免費。

然而，形勢超過人的意志和決心。偶然的一個機會，我竟走上了寫作這條路。不是我選擇了寫作，而是寫作選擇了我。將近三十年，我都與筆和紙爲伍。生命像流水一樣，在筆尖的沙沙聲中，靜悄悄的流入太空，一去不再復返。驕地抬頭，已經白髮蒼蒼，只不過換取了

半書架印成鉛字的書。

從前浮士德在著作等身之後，忽然驚醒。這驚醒似乎是，他深深的懊悔，懊悔他所得的，也懊悔他所失的。我不知道如果我不從事寫作，而從事其他行業的成果如何；對不可能重新安排的往事，任何假定都沒有意義。但是我知道，雖然寫作帶給我很多痛苦，同時也帶給我很多的歡樂。我並不懊悔寫作，我覺得寫作已使我的生命充實，而且繼續充實、永遠充實。很多在事業上有成就的人，一旦退休，都有一種沒落、寂寞、徬徨的沮喪，寫作的人就不會如此，只要他有筆有紙。

我寫小說是十分偶然的，我來臺灣後一直教書。大概是一九五一年，有一天，在報上看到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徵稿啓事，就提心吊膽的寫了一篇寄去，結果錄取了。當我看到我用筆寫的字變成整齊美觀的鉛字時候，內心湧上來的是一陣一陣的掩飾不住的狂喜，好像四周圍繞着的人們都在向我歡呼，利那間眼前展開的是燦爛的光輝。我開始編織美夢，認為我如果繼續不斷的寫下去，我可能藉着文字，吐露我內心的積鬱，和廣大人群內心的積鬱共鳴。那是一項不自量力的抱負，却沒有想到我會因此一念之間，竟被寫作所主宰。

就這樣的，我一篇一篇的寫下去，可是我還不知道什麼是小說。回憶起來，也着實佩服自己的勇氣。一直等到出版了三四部單行本之後，才初步了解如何佈局，如何組織。所以我

對這些初期的作品，實在不忍重睹。我十分崇拜那些第一次就寫出非常成熟作品的作家，像曹雪芹先生，他一下筆就寫出千古不朽的紅樓夢。我深恨我沒有這種才能，我只是偶爾撞到文學這條路上，膽大心粗的摸索前進，沒有先進指導，也沒有朋友可以切磋。尤其是不久我就感覺到，中國文字運用起來，實在沉滯艱難。英美文字的詞彙比較豐富，中國文字的詞彙就貧乏多了——大概是源於我們的言語詞彙貧乏的緣故。如果要強調一項感情，或精密的描寫一項動作，都必須自己作發明式的構思，以致使這摸索更苦。

初寫稿時，心中有太多的感情衝動，沒有稿費也寫，甚至向編輯先生送禮也甘願，只求發表。但仍免不了無數退稿的打擊。一個作家如果連退稿都能心平氣和——真正的心平氣和，而不是心如刀割，硬故示大方，那麼，他的修養一定昇華到至聖之境。我却沒有這種修養。記得有一次，我拿了一封介紹信，去某雜誌社晉謁某編輯先生，我忐忑不安，恭恭敬敬把稿件呈上去，然後回家，我以為看那封介紹信的面上，我的稿件會被採用。想不到那個雜誌社送退稿的信差幾乎跟我同時走進家門，我只覺得眼睛發黑，臉上炙熱的燒起來，足可以燎燃一根火柴。俗語說：「老婆是人家的好，文章是自己的好。」有一位朋友曾揚言說：「我獨不然，我認為老婆是自己的好，文章是人家的好。因為老婆若是人家的好，婚姻就不穩固。文章是自己的好，寫作就沒有進步。」我想這些話稱之為廣告宣傳則可，稱之為事實的真

象就不可了。前者是感情的直率反應，後者是在感情衝擊平息後，理智的訓勉。尤其是當編輯選稿是以人爲標準時，難堪也越強烈。這種難堪的關卡，我幾乎經歷過數十次之多。後來好容易總算熬了過來，但心靈上的印象，却十分深刻。

五〇年代和六〇年代前半期，十六七年間，文藝市場十分狹窄。一則是臺灣剛剛脫離日本的統治，人們閱讀中國語文的能力很低，更不能普遍。二則是承受着大亂之後，經濟蕭條，人們沒有多餘的錢購買書刊。一本小說如果能賣一千本，就轟轟烈烈，使人妒火中燒了。因之，當時的臺灣，曾被海內外形容爲文化沙漠。在那種慘淡的景觀下，書刊雜誌生存固然困難，而作家的生存，尤其困難。靠寫作爲唯一生活憑藉的作家，不是餓的改行，就是餓瘋餓死。就在那個慘淡的時代，我陸續出版了我的小說。它們，也逃不過慘淡的命運。

我的小說不能暢銷，更主要的原因是，我的作品跟當時的一般作品，有點不同。一般小說上的男女主角，幾乎都是些超人，或都是些反超人，我的男女主角，却一平凡無奇，既沒有翩翩舞步，也沒有甜言蜜語；有的只是嘆息，呼喚，吶喊。我不會用我的心血去娛樂那些尋求消遣麻醉，或逃避現實的公子才女，我是藉故事提出我的困惑——「如何是好」的困惑。有時候我給它一個答案，但更多時候，我自己並不知道答案，或不能寫出答案，只能提供讀者先生思量。有些讀者曾指責說：「看了別人的小說，心情愉快，看了郭衣洞的小說，

心情沉重。」我並不希望讀者先生心情沉重，而只希望讀者先生沉思。公子才女是不會沉思的，市場上的失敗，自然不足為奇，因為那時有購買能力的人，正是一些公子才女。

所以，不但公子才女不喜歡我的小說，久而久之，連我自己也不喜歡。這並不違背「文章是自己好」的原則，我只是不喜歡它不能迎合公子才女的胃口罷了。今年四月，我於離開臺北九年二十六天之後，再回到臺北，星光出版社經理林紫耀先生提議出一部「郭衣洞小說全集」，這提議使我受寵若驚。在他改變主意之前，立刻就迫不及待的答應了。為了表示童叟無欺，我警告他可能賠的上吊，他說：「你離開得太久，不知道現在的讀者水準很高，讀書風氣也很高，今非昔比。」六〇年代末期和七〇年代，臺灣經濟突飛成長，社會繁榮，教育更加普及，文化事業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，這時代可能跟三〇年代相比，它至少是三〇年代之後唯一的空前蓬勃時代。我相信這是真的，所以我希望我能有一份貢獻，也希望遇到知音。

全集包括十本：「秘密」「莎羅冷」「曠野」「掙扎」「怒航」「夜劫」「宙斯」「紅蘋果」「燈火」「童年」。星光出版社決定分兩批付印：第一批出版前五冊，第二批出版後五冊。所以分為兩批，是因為我手邊沒有一本我自己的著作，向朋友處一再搜集，總算搜集了五本，就先送去星光發排，後五本直到寫此文的今天，還沒有搜集齊全。而其中「童年」

，十一年前曾連載了三分之一，因當時事情太忙而中斷，現在需要補充。「燈火」則已完成；可是這初稿在我離了婚的妻子那裏，她正傷心我的平安歸來，還不知道能不能拿到。

中國文化學院教授史紫忱先生，堅決的反對我用「全集」，他說：「只有人死了才用全集。」要我三思。「愛書人」總編輯陳中雄先生建議我用「小全集」，表示作者還活着。但我還是用「全集」。我知道我將來再寫小說的可能性太小了。我的興趣一度轉向雜文，現在又轉向歷史。

我出版過的小說，不僅僅只這十本，事實上，另外還有三四本，我不願提這些書名，我希望它們永遠消失，好像我從沒有寫過一樣。一個急着要出書的年輕作者，年紀大了之後，往往會有這種悲哀，在沒有成熟的時候，倉促的把自己以爲了不起的作品問世，結果無法追回。我藉此表示我對我寫那些小說的自責，聲明凡是我沒有列入「全集」的小說，都讓它去吧。請朋友們忘掉它吧，使我少一份內咎。

我佇候讀者先生同情我的微弱心聲。

## 人性的發掘

李 爾 康

——讀郭衣洞著「怒航」

——原載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四日臺北中央日報

人類憑藉它的智慧，翻雲覆雨，創造了大千世界，包羅萬象，蘊藏淵藪。它有美的一面，也有醜的一面；它有善良的一面，也有罪惡的一面；它有靜止的一面，也有鬭爭的一面。然而，在浩瀚繁複的人海中，人們往往只有讚美與感嘆，却不易瞭然洞察。因為有有形的，也有無形的，有外在的，也有內在的。單憑耳目的觸覺，有時反令人茫然無知。

這種人性的發掘，必需具有敏銳的觀察力，充沛的想像力，以及豐富的人生經驗。一種文學作品，負有時代使命，它並不止於讓人瞭解生存的責任與意義，對於人性的發掘與認識，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環。我們對於男女戀愛，纏綿悽惻的故事，看得太多了，看得太膩了。如有一本書發掘人性的善惡，讓我們對人性在本質上有所認識，確是十分渴望與需要。但是，這並不是容易的事，除了上述所具備的條件外，它的表現，既無法現身說法，更不是憑美

麗動人的辭句，白紙印成黑字，便可構成的。因為它需要更高的手法。

我讀了郭衣洞著的「怒航」，深感便是平日所渴望的一本書，作者在書中所表現的精湛手法，能以清新明快的文字，吸取了莫泊桑，契訶夫等短篇的精髓，不落窠臼俗套。十二篇中，每篇無不見其匠心獨運，以不同的形態，坦然呈現於讀者之前。充分表現作者的學養與才華。抑且，一篇作品，進入了這種境界，文字已超出它所代表的範圍，而成爲一種藝術作品了。

平時，我常厭讀有些小說，只看了幾行，便可預料情節的發展，縱有生花之筆，也沒有耐心再看下去。當然，這是一種拙劣的手法。但在「怒航」中，每篇都有每篇的變化，與獨特的風格。小說雖含有故事的意味，但如以故事來看，却大大抹煞了它存在的價值。十二篇的取材，也許在每人的生活中，俯拾皆是，但以作者剪裁手法之高，決不能讓人預料它的安排與發展的。有時靜如一池春水，漣漪蕩漾，韻味雋永，令人流連不置。有時動如萬馬奔騰，氣勢橫逸，戛然而止，令人心懸氣抑。有時則又奇峯突起，瞬息萬變，忽而光芒千丈，或則如遍地生春，彷彿感受到人間充滿了溫暖；或則又如幽暗的鬼谷，看到魅魘作祟的陰影。凡此種種，未及列舉。

作者在「怒航」中，選輯十二篇短篇，至少有十篇是對人性的發掘，也是靈性的呼喚，可以說淋漓盡致，刻劃無遺。其中我比較偏愛的是：「七星山」「隆格」「晚霞」「夜歸」「屈膝」「重逢」六篇。「七星山」，敘述一個播弄是非的女人，到處惹事，製造人與人之間不必要的糾紛，刻劃人性的醜陋，入木三分。「隆格」，以鬼故事開始，寫出了人性的善良，生意盎然。「晚霞」，則有血有淚的將犯罪貧窮與金錢編織成一個動人的故事，而中間摻雜着父子之愛，作者告訴我們，人性是善良的，充滿着愛的，但是社會到處有陷阱，生與死都失去正常的意義了。「夜歸」，描寫一個失業者的心理，與所遭遇的冷落，細膩淒楚。「屈膝」，我們讀之，更應同聲一哭，作者以千鈞之力，寫一個文藝作者，因困於衣食，從正規的道路，不得不被迫而寫黃色黑色的作品，收入雖增加了，而內心永遠是不安的。「重逢」，是寫因家累而犯罪，因犯罪而慘遭失妻之痛，令人掬同情之淚。

雖然，這些都是人性的發掘，但在作者的筆下，也暴露了我們這個社會的病態，而病態中並未湮沒人性的善良，所以，作者的用心是苦的，主題是正確的。其餘如：「周琴」「銅鞭」「微笑」「時代」「閒步港」等篇，也是極堪一讀的難得之作。目前的社會，逢人處事，都充滿了失望的情緒，這本書在今日說，是寓有啓發性的。

## 序

人生本來應該快快樂樂，世界上所有的動物，人是唯一的幸運兒。可是幸運兒的苦難却似乎比其他不幸運的動物，要多得多。我們看見野獸間互相迫害，難免十分震驚；但對人間的互相迫害，反而往往無動於衷，大概是習慣成了自然的緣故吧。這對那些天真活潑，終有一天要長大成人的兒童而言，真是一種可怕的刑罰。使身為父母的人一想到他們免不了要跳進這樣的社會，便不由的興起無限憂傷。

大半苦難來自人類自身，人的最大罪惡似乎不在於姦淫燒殺，而在於愚昧自私，多少悲劇和慘劇都由此而生，我們有權利希望我們活得正常。

文學先天的有道德性，這並不是向誰乞憐，也不是訓練自己對權勢馴服。而是只有悲和憤的力量才能使靈性充份發揮。

我非常抱歉，這本集子裡的小說，沒有最流行的男女調情談愛的描寫，也沒有

故事新編式的美妙對話。但我愛它，因它不僅是一個悲和憤的理想，也是一個悲和憤的實踐。

最後，謝謝您在百忙中看它。

邵一云

## 目次

關於「郭衣洞小說全集」

人性的發掘

序

七星山……………一

隆格……………二二

周琴……………四四

晚霞……………六四

鋼鞭……………八五

微笑……………一〇八

夜歸……………一二二

時代……………一三六

|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|
| 屈膝  | 一五二 |
| 閉歩港 | 一七四 |
| 鬼屋  | 一九六 |
| 重逢  | 二一四 |

# 七星山

## 一

「你記得中西航空公司盛平號撞山那回事嗎？」

「當然記得。」

「那麼，你一定認識齊桂芳了？」老王說。

「不。」我說。

「我朋友的太太。」

「你是不是就要說到關於她的故事？」我說。

「對了，」老王說，「德洪，你抬起頭來，就可以看見那座高挿雲霄的七星山。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那女人的舌頭能把它割平。」

「啊。」

「她是一個絕物，」老王說，「世界上有這麼一種人，你和他一旦相識，便等於把辮子交到他手裏，恁憑他擺佈了，他會使你後悔的巴不得和他根本不相識。齊桂芳便是這麼一種人。」

「你吃過她的虧，是吧？」

「凡和她相識的人，沒有一個平安。德洪，我想你一定洪福齊天，再不然就是祖上有深厚的陰陽。」

「別開玩笑，老王。」

「我向不和人開玩笑，我說你有福，是因為你從不認識齊桂芳，而且以後也永遠不會認識她。」

「說她的故事吧。」

二

「齊桂芳的丈夫叫魏白，」老王說，「我們原來住在一起，我的太太玉薇和她是同學，

天曉得，那是一種什麼性質的同學，她們年齡相仿，但玉薇讀高中三年級的時候，她才剛剛考進初中。」

「即令是同學，也不嚴重。」

「當然嚴重，同學的關係使她成爲玉薇消息的權威，我和玉薇是苦戀成功的，她拋棄了千萬家產的繼承權和去美國讀書的巨額獎學金，跟我結婚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可是，」老王說，「只過了三個星期，我們的蜜月還沒有渡完，別人就告訴我，我的新婚太太已經和隔壁那個餐廳經理吊上膀子了。」

「這是什麼話？老王。」

「稍微有點常識的人都會知道這種謠言不着邊際，我們隔壁住的那個餐廳經理，不識幾個字，有妻有子，年紀大約五十歲左右，每天騎着摩托卡上班下班，玉薇有時候在門口，見了面總要點點頭的。我把消息告訴她，她氣得要死，追查那謠言的來源，只一查便查到齊桂芳身上。她告訴別人說——

「『玉薇，嗨，就是對門那個新娘子王太太，她愛上了那經理啦。』」